

幸福女神



中国工人出版社



幸福女神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获奖作品
· 报告文学 · 散文卷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幸福女神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作品选
· 报告文学、散文卷 ·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145号

幸福女神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作品选·报告文学、散文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华北矿业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3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276千
印张:	12.875
书号:	ISBN 7-5008-1491-7/I·362
印数:	1~2000册
定价:	8.00元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编
执行主编：成善一 刘庆邦

前 言

张宝明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评奖，于1992年5月在京揭晓。获奖的159篇（部）作品，是从25个省、市、自治区七年来（1984.1—1990.12），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数千篇（部）作品中逐级评选出来的。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本届获奖作品中遴选出62篇（部）优秀作品，分三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散文卷）交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扩大了影响，同时还为本届评奖系统而长久地珍存了资料、巩固了成果，给社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产。

收入三卷中的作品，取材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煤矿生活，从历史的纵向和生活的横向，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煤矿的时代风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矿山人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批富有鲜明个性的矿山人物，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炉，具有很高的教育功能和审美价值。

八年前，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煤矿文学优秀作品评奖活动。八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煤炭战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煤矿文学艺术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八年来，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一大批较好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特别是以严阵、焦祖尧、韦翰、谭谈、周梅森、陈建功、刘恒、孙友田、中流孙少山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虽然人不在煤矿，却心驻煤矿，情系煤矿，魂绕煤矿，创作了感人至深的煤矿题材作品，为矿工，为社会奉献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和艺术精品，这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

同时，在煤炭战线上也涌现出刘庆邦、李向春、张枚同、黄树芳、蒋法武、程琪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群，他们以高层次的文学作品，令中国文坛刮目相看。

我们希望煤炭战线的作家、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七百万煤矿职工的好作品，为繁荣煤矿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还殷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朋友们，深入煤矿，了解煤矿，讴歌煤矿工人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仅有力地推动煤炭战线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会有力地推动整个煤炭工业的发展和振兴。

借此机会，我代表煤炭工业部，向中国作家协会，和为本次评奖工作，本书编辑工作做出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张宝明·前 言

报 告 文 学

- 严 阵·今天,谁是最美丽的人…………… 1
- 黄静泉·让男人佩服的是女人…………… 16
- 王和歧 周培玉·煤海魂兮…………… 29
- 成善一·大雁煤矿形象素描…………… 49
- 弘 扬·人间有大同…………… 76
- 钱广潮 周 伟·超 越…………… 88
- 刘耀平·黑与白…………… 113
- 段永贤·数字里飞出来的歌…………… 124
- 桑 恒·当代夸父…………… 144
- 蔡 岛·幸福女神…………… 178
- 王树民·十指连心…………… 187
- 梁俊明·响箭蒙太奇…………… 199
- 陈识金·当代太阳神(节选)…………… 207
- 叶 伟·大集体协奏曲…………… 222
- 李克龙·路在脚下…………… 232
- 刘 欣·为了祖国遥远的海岸…………… 243
- 姚 杰·悠悠矿山情…………… 255

李贺峰·矿工的妻子	264
刘成章·黑宝璀璨	272
杜珍考·矿长也有热泪	282
李国立·父亲在远山	304
王金洲·惊心动魄的决定	311
杨衍浩·奉献者的凯歌	322

散 文

陈建功·不敢敲门	336
范圣辉·心心相印	344
史明朗·妻 子	349
廖湘霆·扇 啊	354
侯志明·爹爹，我回来了	359
梁瑞郴·远逝的歌声	363
许俊芳·老收发	369
厉 克·绿色的诗笺（四章）	374
周 玮·男人堆里的女记者	378
杜翠梅·爹爹与我	382
千 迢·好一座星星城	385
程 谿·晚 晴	391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篇目	397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 评委及本书编委名单	406

今天，谁是最美丽的人？

——淮南矿务局巡礼

严 阵

当前，美，这个字眼，越来越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也几乎成为所有的人追逐的热点。尽管各种各样的服装表演使人眼花缭乱，尽管选美活动已成为一种时髦的诱惑，可是，一些不愿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人，一些有头脑有志向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认真回答，这就是：在我们这片国土上，美，究竟应该属于谁？在谁都感觉到自己很美的今天，谁又是最美的人呢？

他们，他们，他们……

我家住在黄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说：我们的矿工最美！”

这话是淮南矿务局局长杨宗震同志说的。

“杨宗震是一条汉子！”来淮南之前，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评论。到了淮南，更加深了我这方面的印象。“在淮南煤矿的接力赛中，我这一棒一定要跑出速度！”第一次接触老杨，就听他这么说。而当我走过淮南煤矿八个矿井中间的六个之后，我发现杨宗震的这句话，也是千千万万个煤矿工人、包括矿务局党委书记吴友忠在内的广大干部们的心声。不，不仅是心声，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动人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业绩和故事。

“应该说：我们的矿工最美！”我渐渐明白，这美，和接力赛，和速度，是完全联系在一起。随着罐笼徐徐降落，我被送到500米以下的地层深处。罐笼里潮湿不堪。那轰轰隆隆的响声并不十分悦耳。这是有5800人的孔集煤矿。巷道里是条泥河。虽然同行的人不停地向我打着招呼，我的两脚还是不断地陷到黑色的泥沼中去。

“从这条巷道到采煤现场有好几公里，矿工每天上下班大都是走着来走着去。”当我们坐进乘人车的时候，副矿长老魏对我说。“不坐乘人车？”“有时候乘不上。”

虽然只是几块钢铁，锈渍斑斑，到处湿漉漉的，模糊的灯光下，乘人车却像千里马那么神气。“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车吧？”想到在阳光下到处乱飞的皇冠、蓝鸟、尼桑、顺风，和最不起眼的波罗莱斯，我一面把权当车门的铁链挂上，一面随口开了句玩笑。采煤队长立刻纠正道：“不能那么说，对我们矿工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来不带人去游山逛水，从来不带人去兜风，去享乐，它开来开去，都是为了我们矿工，为了我们挖

煤。”顿时，许许多多豪华的宾馆、饭馆、游乐场、舞厅、夜总会从我记忆里一闪而过。乘人车仍轰隆隆地向前开着，没有沙发垫，坐位就是一块溅满泥水的钢板。巷道里下着雨，这里没有四季，看不到红叶飘落，也看不到飞舞的雪花。这里没有一条健美裤，更没有那充满了风感的闪光的长发。

乘人车颠得好厉害，我的矿工帽碰到头顶的钢梁上。“当心点，不要碰着。”采煤队长讲话的声音十分柔和，当我那盏矿灯的光照上他的脸时，刹那之间，我的面前才第一次出现了他的特写镜头：低眉敛目，宽厚朴实，胡须几天没有剃过，眼角布有过早的皱纹。好像怕羞似的，他说话时很少和我对视。尽管这样，我却发现，他黝黑的眼睛深处，蕴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燃烧，一种看不见的辉煌，一种能，一种像煤一样的神态。“你怎么选择了采煤这职业？”他笑了笑，眼睛仍旧不望着我，可是我敢肯定，他的笑容不比任何人差。“我是下放农村招工上来的。”“几年了？”“十几年了。”“结婚了吗？”“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孩。”“你喜欢采煤这一行吗？”“不能说喜欢，也不能说不喜欢。国家建设需要煤，煤总是要有人采。”

在乘人车停下的一刹那时，他从车门口站起来，阑珊的灯火中，蓦然回首，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某种魅力。那是种黑色的魅力。黑色的诱惑，像煤一样，深深地埋藏着，又默默地包蕴着。

“应该说：我们的矿工最美！”杨宗震同志的话，犹如雷声从我的胸膛上滚过。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雨下着，那当然是一种巷道里的雨，雨点落进衣领，使人想起了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在太湖边上，在西湖边上，在梅园，在邓尉，金黄霓红的粉雾中，正有多少情侣翩翩而过？可这里没有梅花，只有矿灯在闪烁。在这巷道一侧，一片黑色的泥泞中，矿工们正在用餐。他们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干脆坐在泥水里。他们身上是脏的，脸上是黑的。有的人甚至脱去了褂子，赤裸着上身，当然，他们的身上也是黑的。他们每人都端着一个饭盒。他们也时而交谈几句。他们是会说话的巴黎公社社员墙。沉默了很久很久的国际歌突然从我胸中响起。

他们蹲在水里，坐在泥里，一口凉饭，一口冷水，为了什么？为了那一个月100多元钱吗？不，贩鸡，贩鱼、贩青菜、贩萝卜，在这个矿工群居的地方，一天最少也能上挣10块钱，一个月稍微动动，300块就能轻轻巧巧装进腰包，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又脏又苦的地方卖命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煤嘛！”他们的回答一点深度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逻辑，措辞也不那么漂亮，几乎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也有父母，也有老婆孩子。他们知道，这里没有黄金，没有白银，没有乌纱帽，没有荣誉，没有异国风情。有的却是惊人的艰苦，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以及永远也不会结束的父母的牵肠挂肚的担心和妻子那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恶梦。“采煤工作你不干，他不干，井下的煤谁去采呢？”采煤工袁胜利的话，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山下有棵大树，山上有棵小树……

我们已经来到巷道的尽头，正不知向何处去的时候，采煤队长弯腰打开了巷道一侧的盖子。“我们就从这里往上

爬。”魏副矿长用一种书生的目光打量我，那眼神仿佛是说：“能行吗？”

我跟着魏副矿长从洞口钻了进去。这洞是一条时髦的牛仔褲。不大不小，刚好把你的身子裹紧。面前，时而直上直下时而向内倾斜的煤壁上，是一尺长的钢筋做成的梯子，上的时候，上面用双手抓住，下面用两脚踩住。由于每天有三班工人从这里上下，所以每一截钢筋都是湿漉漉滑溜溜的。我在洞里直起腰向上一看，看不见出口在什么地方，只见一串灰蒙蒙的灯光。洞直上直下。自古华山一条路。我紧跟着他向上爬去。此时此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某些情景。“两手抓牢啊！”有人不断地在下面呼叫。越往上爬，越感到上不见天，下不着地。我渐渐感到，我的内衣已经潮透了，下井时换上的那件棉背心也潮透了，汗，像雨水一样，顺着我的面颊向下滚流。“这洞有多深啊？”“四十米。”我在心里盘算着：40米，120尺。将近10层楼那么高。“你去爬一次，写起文章来，肯定会妙笔生花！”我的心际，忽然又响起了杨宗震同志的笑声，我不断地向上攀登着。但这不是在登庐山，也不是在游龙宫洞。这里虽然也风光奇绝，但大人先生们是不会光临的。这块宝地，这座宝山，这个宝洞，不是什么旅游胜地。它只属于杨宗震和他的矿工们。

“真讨厌，又停电了”电视机关闭了。收录机不响了。霓虹灯不亮了。可是你知不知道电是从哪里来的？发电要煤，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里没有夕阳。当矿工伸手把我从洞口拉出来的时候，

一刹那间，我感到我的身子几乎和地球一样重。“歇一会吧，下面还要钻另一个洞。”我们坐到鹿寨上。不远处有一个矿工。他身上一片漆黑。几乎没穿什么。“辛苦了！”他向我看看。“习惯了，就那么回事。”我久久地注视着他，他的目光是那么严峻，那么单纯。这使我非常吃惊。不知为什么，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凡界。那里的目光所透露的世俗的纷扰我是熟悉的。可是这里只有赤裸裸的心，只有被煤灰包裹着的他，那么憨憨地站着。没有邪念。没有贪欲。没有任何的雕饰。没有任何的化妆。人家知道他的名字和不知道他的名字他都无所谓。他不计较高低上下，不讲求座次排位。但他却在做着最伟大的工作。把光和能，热和力，送给祖国，送给人民。而他自己，只是一块煤，一块普普通通的煤。

他们，他们，他们……

矿井里是他们，在地面上还是他们。

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现已退休的老矿工在矿长面前祈求着：“矿长，给我一间房子吧！”我的泪立刻奔眶而出。顷刻之间，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无数条巷道。无数个黑漆漆的洞口。无数次的上井，下井，无数次的攀登，滚爬。无数次的煤灰煤屑满鼻子、满口、满脸、满身。无数次的凉饭冷茶。无数次的起早摸黑。无数次的牵肠挂肚。无数次闹钟的猛然震响。无数次的老母的叮嘱，妻子的期盼。无数次的煤车隆隆开过，煤河哗哗奔流。无数次的花开花落。无数次的春去冬来。无数次的昨夜星辰。无数次的今宵灯火、岁月、生活、

罐笼、风镐。30年，一切都一片缭乱。只有煤为他书写两个山样的大字：矿工。

“这里的住房情况怎么样？”矿长的回答是一丝苦笑。

“别的矿的情况呢？”“也差不多。”“不对，我前几年到谢一矿来过。那里有一排一排的宿舍楼，单身矿工宿舍旅馆化。还有相当漂亮的幼儿园……”“你说的都是事实，不过那都是花墙外面的情况。”

“咱们到二道河去看看吧。”魏副矿长把行政科长找来。“你问二道河？那是五八年修淮堤时劳改队住的房子，现在‘给矿工住着。’”“什么？劳改队？”“……”所有的主人都不再回答我的问话，这时我注意到矿长的眼圈第一次红了。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先说说矿长副矿长吧。”行政科长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不要说我们。”“怎么能不说呢？矿长副矿长的办公室都搭一张小床，一年到头，离家再近，他们也难得回去一次。就是过年，也很少回家。”“不谈这些，不谈这些！”魏副矿长打断了行政科长的话。“那好，那就介绍采煤工吧：王建棠，挖了11年煤。”

二道河到了。我们下了车。这里全是没脚的泥泞。现在是冬天。可以想象到这里的夏天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推开一扇门走了进去。一个小孩正扒在床沿上哭。女主人买菜去了。竹笆隔的墙。没有窗户。床上铺着蒲包。饭桌上放着一碗吃剩的豆腐。男主人大概刚下早班，眼角布满红丝。“你叫什么名字？”我所遇到的矿工都是一样地憨厚老实。天下的好人怎么都跑来挖煤了呢？“梁昌爱。”他没有我平常看到的那许多人的那种眼神。他虽然混的不怎么样，但心里的那泓泉

水是清澈的，不像他门前的路那么多泥泞。他30多岁。不多话。你问到什么他答什么。“做什么活？”“在井下，当运输工人。”他本来是站在那里的，忽然之间，像想起了什么，跑到床边上，摸来一包纸烟，这里的人都把这种烟叫“大团结”，这是矿工抽的烟，五毛二分钱一包。他把烟一支一支拿出来。双手送到我们面前。我在井下也许见到过他。不过他那时候满脸都是煤灰。“几口人？”“四口。两个小孩。”“父亲呢？”“也是挖煤的，干了21年，现在退休了。”“你干了多少年了？”“11年了。”“工资？”“每个月150元。”我看到，他这间房子有的地方在漏雨。虽然经过修修堵堵，可毕竟是千孔百疮了。他见了我们，包括见了他们的矿长、队长，一句牢骚都没有，一句怨言都没有，好像挖煤和住这样的地方，都是自己的天职。

斜对面的院子里，是井下电工张同华的家。他五八年下矿，在矿上干了20年，现在退休了，月工资80元，住着两间歪歪倒倒的破房子。大儿子张军，已经接了他的班，在井下干开拓工，已经干了4年，大概刚结婚不久，我们进门的时候，年轻的媳妇正在给怀里的孩子喂奶，身上穿的还像一个新娘子。而干了20年矿工的张同华却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已经补过的小棉袄，腰里扎着一条破布带子。“日子过得怎么样？”“这不是，不干了，每月还给80元，国家困难，我们不能要求过高。”“你在井下干了20年，你儿子又接着干，不怕苦吗？”“苦？俺这是干一行爱一行。那不，我小儿子想干还干不上呢！”站在旁边的张军，大高个子，这时甜甜地笑了。他觉得自己当一个井下开拓工，每月挣90块钱，比起弟弟来，已经是够值得骄傲的了。而他弟弟，不过是石灰窑上